

没有“主”的鸡蛋

◎马海霞

我们这里端午节有煮鸡蛋的习俗，煮时要在锅里放一百把草、几株艾，这样的鸡蛋吃了能治百病。我家养了几只鸡，但鸡蛋都让母亲攒起来拿去集上卖了贴补家用了，一年之中除了生病能吃到一个鸡蛋，其余日子只能望“蛋”兴叹。

那年，我七岁，上山放羊摔伤了腿，好久都不见好转。母亲心疼地对我说，等端午节那天，一定给我煮“艾草蛋”，吃完保证腿伤痊愈。

可四月初，我家的鸡就得了瘟疫全死掉了，母亲难过得老胃病都犯了。一天，我见邻居胖婶家的芦花鸡跑来我家，还在我家柴垛里下了个蛋，我伸手就把鸡蛋摸了出来。我把鸡蛋藏在炕头的柜子里，等端午时我要拔一百把草，割几株野艾，悄悄把鸡蛋煮了。

胖婶刚搬来和我们做邻居没几天，但那天我算见识了她的厉害，她站在她家院子里怒喊，她家的芦花鸡一天下一个蛋，勤快得很，但今天却没捡到鸡蛋，八成是芦花鸡跑到别人家下了蛋。胖婶喊着喊着又跑到大门口骂了起来，谁偷了她家芦花鸡下的蛋，叫他烂手烂脚，吃了烂嘴……胖婶的骂声一声高过一声，传到了我家，我

使劲捂住耳朵，可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母亲把我们兄妹几个叫到跟前，一个个问，谁捡了胖婶家芦花鸡下的蛋了？我可不敢承认，慌说没有捡到，连胖婶家芦花鸡长啥模样都不知道。

母亲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间，低声对我说，胖婶是个苦命女人，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俩孩子，不容易呀，这鸡蛋是她家生活的指望，如果我拿了，一定还给人家。

我还是不吭声，母亲说，交出来吧，我知道是你拿了，因为你这孩子一说谎便脸红。有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你交出鸡蛋，我端午节给你们一人煮一个鸡蛋，还要领着你们去城里玩一天。

我一听忙将鸡蛋从柜子里取出，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鸡蛋，还端了一瓢白面，去胖婶家赔礼道歉。可胖婶却说，这不是她家芦花鸡下的蛋，颜色不对。母亲犯了难，领着我挨家挨户问，谁家鸡把蛋下到我们家了。

鸡蛋无主，母亲把鸡蛋放在梁上的吊篮里，说谁也不能吃，因为不是我家的鸡蛋。端午节那天，母亲没有食言，一大早便煮好了艾草蛋，我们兄妹每人分了一个，我非

让母亲咬一口鸡蛋，我说吃了端午的鸡蛋，母亲的胃病就好了。

母亲说她迷眼了，慌忙用手揉，眼泪都揉出来了，揉着揉着母亲又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美。我对母亲说，那个鸡蛋我是想偷来给母亲吃的，希望能治好母亲的胃病。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眼圈又红了。

那天，母亲让我给胖婶家送去三个煮熟的鸡蛋。胖婶推着我的手说，不要，不要。我把鸡蛋放她家桌子上就跑了。从此胖婶像变了一个人，见到谁都笑嘻嘻的，再也没骂过街。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鸡蛋就是胖婶家芦花鸡下的蛋，她是觉得骂我们那么难听的话，我母亲非但没有生气，还领着我带着礼物登门道歉，她不好意思了，便说这鸡蛋不是她家的，这样那些骂人的话便不是骂我了。

母亲领会了她的心思，便在端午节那天，送了她三个鸡蛋。那是母亲卖掉了她的银镯子换的六个鸡蛋，给我们兄妹三人和胖婶一家三口过了个端午节，要知道那个银镯子可是母亲的祖母留给她的“传家宝”。

那个吊在篮子里的鸡蛋，直至坏了，母亲也没让我们吃。

逆水而来的潮汐

◎李惠艳

沿着静静流淌的河流
寻找不到被鱼儿漾起的涟漪
透明的薄冰
在阳光的剔透下
显得格外的晶莹
如同父亲停下沉重的脚步
舒展一瞬间的思绪

在飘零与流浪之间
分明是你乌黑的秀发
将我轻轻地召唤
在渐行渐远的足音中
聆听到往事的寂寞
和着美丽的音乐
逼近桃花飘零的季节

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情感
来自你梦想的歌谣
有一串深深浅浅的记忆
来自青青绿绿的草地
有一段缠缠绵绵的叮咛
总也仿佛来自多舛的命运

当思念堆积成尘封的历史
总会在期待的目光中
面对逆水而来的潮汐
一次次感受
包裹父亲疲惫的身影
在蹒跚中显得格外的苍老和遥远

日子如白驹过隙
恍惚间有了春天的光泽
分明看到父亲干枯的眼神
和长满老茧的大手
成为搁浅的船只
无法再经受风吹雨打的帆

深深浅浅的记忆

层层叠叠的飞翔

生命的始终
也只是一种过程
即便这个季节
没有了轻吟浅唱的鸟声
依旧会在心约的港湾等你
让忠实的日子
陪伴你一路风雨

你说，没有人能够
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
捡拾到同一片树叶
早已注定的结局
在咫尺成为一种真实的谎言
打不开记忆中
层层叠叠的飞翔
直抵你的心海
感受伟岸的博大和美丽柔情的交织

其实，走过的每一条路
都不需要精心地记起
说过的每一句话
也都不需要细细地回忆
是一颗优良的种子
有了适当环境就会生根发芽结果

而今，是谁的跋涉
扰乱了平静的心湖
聆听到岁月匆匆的步履
真的不想因为世界的永恒
而失去你轻如海风的呼吸
哪怕你只是诗歌中的一个词
也会令我心跳不已

当流动的琴弦
成为婆娑的颂歌
所有被激情
洋溢的缠绵都已消失殆尽
我们都很熟悉的童谣
已经不再流行
就像父亲嘴边袅袅升腾的香烟
还在吞吞吐吐中
诉说着一段艰辛的虔诚

你说，你喜欢家乡的栀子树
喜欢栀子树般的小桥流水
不需要承诺情节的委婉
蛰伏脚印中的追求
永远是心底飞溅的浪花

于是，草原上
便有了关于春天的故事
视线中有了绿色的葱茏
就像被母亲搓洗过衣裳
总留下许多芬芳和迷恋

而今，该以怎样的方式
迎接你的莅临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那串青翠欲滴的音符
那片情真意切的私语
可会是我今生今世不变的追逐

关于春天的故事

许是风霜雨雪过于残酷
要不在你沟沟壑壑的皱纹间
怎么会刻下
如此多的沧桑岁月
许是季节的轮回过于仓促
要不在你的一举一动之间
怎么看不到
你伟岸挺立的青春风采

听着久远的故事
从从前来
儿子在我的眼中
一天天长大
始终挽留不住
却是抛撒在旅途中
天真的微笑和纯纯遐想

能够想起的
原本就不是很遥远
除了漂泊中
被欲望燃烧的眼眸
还在失血的黄昏中
吮吸着爱情的醇美
不知何时能够听不倦的长鸣
突然出现在颤动的旋律中

独坐音乐的桥头
满天的星语
轻洒在真实的岁月中
酣畅入睡的雪莲
融入草原疾驰的马蹄
不懂纯洁的微笑中
为何总也蕴藏着几多忧伤
几多憔悴……

从从走来

且将桑椹染流年

◎刘峰

期望着、期望着，桑椹终于熟了……

它的熟，是一个缓慢、好看的过程。那时的乡下，不像现在，有各种零食，嘴馋了，全靠自己觅取。

在我老家门前，就有一株老桑树，亭亭如盖，它裸露在地面的根，犹如一条条偃卧的苍龙，仿佛随时要腾飞而起。

俗话说：“树大招风”，一到立夏，风吹桑叶，如一团乱云，那乌紫黑亮的桑椹，累累坠在枝头，密密集集，若隐若现，诱人直流口水。

其实，当桑椹还处在胭脂红时，我们就尝过了，酸酸甜甜，嚼在嘴里有一股清香。于是，我和村伴们就想，如果桑椹熟了，那滋味肯定不一般吧！

说熟就熟。此时，正是麦黄时节，小南风一吹，那熟透的桑椹大颗大颗从枝间坠落，一落一层，染得地面像一幅水墨画，满地的诗。

“可惜啦，可惜啦——”，小伙伴们无奈地仰起头，大声叫嚷。此时，鸡、鸭、猪、羊争先恐后奔来，饕餮不已。刚赶走它们，趁你不注意，它们又偷偷闯入，唉！只怪桑

椹味儿太鲜美。

还是玩伴狗蛋聪明，他灵机一动，从家里捧来了芦席；在他的启发下，八斤从家里抱来了蚊帐，在树下悬挂起来；小英更有一绝，让其余的小伙伴砍来竹子，做成一个栅栏，将动物们统统隔离在外；国庆、小武、长征是攀爬高手，“嗖嗖嗖——”几下，就登了上去，隐没在高处。

“快摇，使劲摇——”，我们几个在树下大喊，可他们仨却在上面吃笑，故意哑巴得直响，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还炫耀：“真甜啊，比人参果还好吃。”他们这一说，气得我们牙根痒痒的，恨恨的。

就在我们无可奈何之际，直听见高处一阵狂摇，似九级大风吹起，只见一阵红雨，不！是紫雨、黑雨、乌雨滂沱而下，砸得人的头上、脸上、身上，微微的麻，微微的疼，微微的痒。枝摇不止，果落无休。

“好啦好啦，够啦够啦——”，我们在树下大喊。他们仨故意装作未听见，简直搔上了瘾。我们看着芦席上、蚊帐上落了厚厚一层，足有十几斤，一个个笑开了花。

我们一边开怀地笑，一边开怀地吃，甜津津，香糯糯，美滋滋，嘴唇染得乌紫乌紫的，脸蛋染得乌紫乌紫的，小手染得乌紫乌紫的，衣服也染得乌紫乌紫的，都成了小紫人。

伙伴们你看着我，我望着你，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吃不完的桑椹，经晒干后，被我们卖到药材收购站，获得十几元钱。在分钱时，大家给八斤多分了一块八毛，算是对他的老爹给他“一巴掌”的补偿，原因是那顶白蚊帐成了紫蚊帐。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小英嫁人了，嫁得很远；狗蛋当兵去了，提了干，留在了城里；国庆、小武、长征一起搞起了建筑，一开始做得风生水起，但由于一次事故，三个人各奔东西，留下了一团难解的谜；只有老实巴交的八斤，做了农民，搞特种养殖，发家致富，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那株桑树，随着乡村拆迁，也不知所终。只是每到小南风吹起时，我的梦里，常会响起一串串天真无邪的笑声，那些从树叶间筛漏的阳光，化作了一地紫金斑驳，细碎得无从拣起……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